

东风化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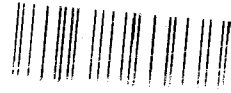
羽山 徐昌霖 著



DONGFENG
HUAYU 2

上海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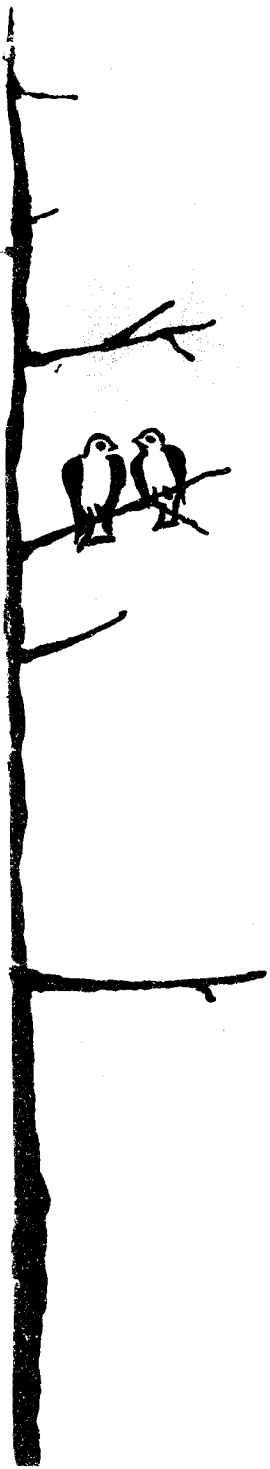




东风化雨

第二部

羽山徐昌霖 著



封面设计：袁银昌

东风化雨

第二部

羽山 徐昌霖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金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5 插页 2 字数 354,000

1982年12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01--105,000册

书号：10078·2119 定价：1.75元

内 容 提 要

《东风化雨》第二部是描写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遭遇。在这一段历史时期中，长江橡胶厂的主要资本家孙敬煊、王少堂和马仲伯受尽了美日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地方军阀势力的压迫，到解放前夕，他们已经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小说同时反映了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 国民党反动派、资本家所作的斗争。描绘了工人沈爱贞、王大宝等人在斗争中的成长过程。

目 次

一	国难当头	1
二	去留之间	10
三	趁火打劫	17
四	外国旗子	26
五	离别	40
六	烈火真金	49
七	万里流浪	57
八	两面三刀	67
九	同命姐妹	89
一〇	千钧一发	103
一一	雾都奇闻	123
一二	他乡遇故知	144
一三	陷落的“天堂”	165
一四	美人和仓库	175
一五	巧妙的斗争	190
一六	嫁祸于人	208
一七	以德报怨	220
一八	又是一个沈爱贞	231
一九	“复兴”的破灭	248
二〇	涸辙之鱼	260

二一	托辣斯	269
二二	怡趣园的盛宴	284
二三	重逢	300
二四	魔鬼的沙龙	313
二五	别有用心	323
二六	复工谈判	335
二七	泾渭分明	351
二八	工会选举	362
二九	饮鸩止渴	379
三〇	美国车胎	394
三一	好梦不长	409
三二	小鱼吃虾米	424
三三	牌桌上的活剧	438
三四	金灾	453
三五	血的印章	462
三六	竭泽而渔	474
三七	绝食斗争	492
三八	迎接黎明	510

一 国难当头

沉沉的夜幕，象一张黑色的巨网，覆盖在苏州河上。喧嚣杂沓的苏州河暂时沉寂了；河面上那些密密麻麻挤靠在一起的艚船，不时被流水冲动，发出轻微的撞击声。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水上人家，也暂时在睡梦中忘却了生活的痛苦和疲劳。

睡在狭小船舱里的王大宝，被蚊虫搅扰了一夜，刚刚困乏地迷糊着睡熟，猛一下又被一阵山洪爆发般的声音惊醒了。王大宝一骨碌坐起，侧耳朝舱外听去，从四川路桥那面传来了一片震天动地的人声和车马声。

“怎么，跟东洋人开火了吗？”王大宝的心房紧张地跳动起来，慌忙从幽暗的舱里摸出单褂披在身上。岸上微弱的路灯投进来一缕光线，正照在倚偎在一起的沈爱贞母子俩的脸上，他们好象同在做一个甜蜜的梦，两颊浮着微微的笑意。王大宝没有去惊扰妻子，独自悄悄地爬起来，弯腰钻出船舱。

天还没有亮，一阵清新的风吹到脸上，王大宝的倦意立刻消失了，他抬头朝四川路桥望过去，不禁惊呆了。

在桥两旁的路灯照耀下，黑压压一大片人簇拥着，模模糊糊可以看到有人背着包袱，有人扛着箱笼。婴儿在娘怀里惊惶地啼哭着，挤散的亲人在高声喊叫。汽车、榻车、自行车、黄包车混杂在人丛中，不住死命地响着烦人的喇叭和刺耳的车铃。人群和车马还在潮水般涌来，南面桥头的人流却堵塞住

了。这边公共租界已经拦上铁丝网，留出的一个小口，不能容纳这么多的人通过。后面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拚命往前挤，只听得一声喊，铁丝网的路障一下子被冲开，值岗的巡捕再也无法维持秩序，人流象一阵台风般卷进租界，哭喊声随着高扬起来。在混乱中又有不少人和他们的亲属冲散了，在张惶地寻找，呼唤。“姆妈！”“阿爸！”“小妹！”“阿哥，你在哪儿啊！”喊声在黑夜中飘荡，是那样惶恐，那样凄惨……

这就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早晨苏州河两岸的情景。

“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上海日军不断增援，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赶筑工事，同时屡屡向中国挑衅，制造战争借口。八月九日“虹桥事件”发生后，大上海就充满火药气，人心浮动，谣言四起，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混乱中，上海市民的抗日情绪高涨，要求国民党政府派兵抗日的呼声接连传到南京。可是，上海市长俞鸿钧还在和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办交涉，希望平息虹桥飞机场的事件。狼子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假意谈判，一面派日本舰队驶进黄浦江，军舰上载着大批海军陆战队和军火。这些情形，越发使上海市民激动、愤怒。

对东洋人的横行霸道，王大宝和沈爱贞早就恨极了。两年前，全上海掀起抵制仇货运动的时候，被厂里开除了的王大宝在外滩摆车摊，不能去长江厂跟赵自强他们一起游行，便想出一个主意，在车摊旁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本摊拒绝修补霸王牌、光牌、M牌、富士牌车子”。当时，国民党政府禁止人们爱国反日，一味跟东洋人讲“提携”、“亲善”，上海抵制日货运动，只好把“日”字改成“仇”字。报章杂志上也素来把“反日”排成“反×”，王大宝明目张胆地挂出拒修谁也晓得的东洋名

牌车子，立刻引起了在上海滩上到处横行的日本浪人的仇视。

一天傍晚，王大宝正要收摊回船的辰光，一个推了一辆东洋霸王牌车子的人，硬要王大宝修补。王大宝没有跟他答话，只朝摊子上挂着的那块牌子指指。

“瘪三，你摆什么臭架子！老子有钞票……”

王大宝抬头一看，倒抽了一口冷气，站在摊前的明明白白是个东洋浪人，粗厚的单眼皮下面一对恶狠狠的小眼睛紧盯着他。王大宝有一股倔脾气，岂能在东洋人面前软下来！他随手拿起一把老虎钳，软中带硬地说：

“对不起，我收摊了，请到别家去！”

“老子偏偏要在你这里修！”东洋人有意寻衅，冷笑一声，又威吓地叫道：“快替我修。耽搁了我的公事，叫你大大的吃一顿生活！”

王大宝再也忍不下去了，他一挺胸脯站起，紧紧捏着手中的老虎钳，问：“哼，你想吓唬我？”

东洋人把破车朝墙根上一靠，向近处弄堂口挥了挥手，十几个家伙蜂拥而上，便七手八脚打将过来。

王大宝背靠墙，拿老虎钳抵挡着，头一个吃了一家伙，“哎呀”一声缩了回去，接着又有两个被他打退了。无奈三拳难敌四手，王大宝很快陷入重围。他招架上头，下头便挨踢，招架了下面，头上又落下雨点般的拳头。日本浪人把王大宝那块不修东洋车子的牌子砸得粉碎，修车行头被扔得七零八落。幸亏过路的人围上来，发现日本浪人行凶，好几个年轻工人插身进来打抱不平，加上外围的人们呐喊助威，东洋人见势头不对，一声呼啸，冲出人丛，四散奔逃而去。

众人救下王大宝，王大宝已经被打得鼻青眼肿，倚在墙上

喘着粗气。人们又是愤怒又是同情地安慰他。王大宝谢过大家，双手撑住墙想站起来，不想腰眼间一阵剧痛，手一软，又坐了下去。

“怎么样？”人们惊问。

“不要紧，不要紧。”王大宝苦笑一声，用手使劲捺住腰部，终于在两个人搀扶下站起身来。

那两个青年工人坚持要送王大宝回家，王大宝怎么也不肯。正在难解难分的辰光，人丛外面挤进来一个粗壮汉子，他边侧身进来边喊着：

“大宝，大宝。”

“阿福！”王大宝听出是刘阿福，不觉高兴，他笑着对众人说，“大家请回去吧，我有朋友来了，不要再烦劳诸位了。”

等刘阿福来到王大宝跟前，几个热心肠的人已经把王大宝的修车行头捡回到一起了。刘阿福问明情由，便一手提着修车工具，一手搀着王大宝，和众人谢别了。

“阿福，刚才的事，你不要对爱贞讲……”走了一段路，王大宝叮嘱道。

“为什么？”刘阿福不明白地问。

“免得她着急。”王大宝说。

“看你被萝卜头打成这样，要瞒也瞒不住啊！”刘阿福不以为然，“再一说，让她跟小轰晓得，也好记住这笔账。”

不过，王大宝还是瞒住自己腰眼受的暗伤，不曾对沈爱贞讲。这两年，每逢阴雨或是黄霉天，他就感到腰痠，一腰痠，就恨东洋人。两个月前的黄霉季里，王大宝竟痛得起不了床，沈爱贞再三追问，他才说了实话。

“大宝，我们都记住这个仇，总归有一天要跟东洋人算账

的！”沈爱贞两眼噙着泪，愤愤地说。

如今东洋人看样子要动武，王大宝和沈爱贞希望中国军队开来，跟东洋鬼子狠狠地干一场，也好出出心头的闷气。王大宝被老板开除以后，在外滩摆下车摊，为了来去方便，他们把艖艖船从苏州河上游挪到四川路桥附近来。眼前摆着一个难题，这就是，跟东洋兵一开仗，这一带显然要成战区，虽说河南岸是租界地，但苏州河还算“华界”。为此，昨晚上夫妻俩商量了半天，要不要搬个地方。这时，当沈爱贞也被巨大的人声惊醒，走出船舱，看到逃难的人流时，她再一次对丈夫提起：

“大宝，我们还是搬搬场，把船撑回曹家渡那边去吧。”

“哪里都一样，管他的，看看再说。”王大宝依旧这样爽脆地回答。

吃罢早饭，王大宝拿起工具，一个箭步跳上岸，照常到外滩去摆摊。当他走出南京路口时，便看见一大群人立在码头上，朝日本总领事馆那边张望。他挤过去一看，那面江上停着十几艘新开来的军舰，军舰上的太阳旗在阳光中显得那么刺眼。一个青年工人愤愤地指着日本军舰破口大骂。王大宝在人丛中伸头四望，想找找一直在码头上干活的刘阿福。他们常常在外滩见面，偏偏今天却看不见刘阿福的影子。王大宝有点闷闷不乐地从人丛中挤出来，到老地方去摆车摊。这天，生意倒特别好，许多人在家里坐不住，骑车跑到外滩来看日本军舰，修车的人比往常多。中午，沈爱贞带着小姪来送饭的时候，拉着王大宝高兴地说：“大宝，你听说没有？我们中国军队开进闸北啦！”

自从“一二八”淞沪抗战，蒋介石向日本妥协，签订了《淞沪协定》以来，闸北地区有五个年头看不见中国军队了。王大

宝听到中国军队开进闸北的消息，不禁开心得跟小轰一块儿抢着将修车行头抛到头顶上。

一声汽笛长鸣，黄浦江上驶过一艘商船，船上塞满了人和箢笼行李，连船头船尾甲板上也挤得密密麻麻的。乘客怀着离别家乡的依恋和为逃出战火而庆幸的异样心情，麇集在栏杆旁，痴呆呆地瞅着烟囱林立、工商业繁荣的大上海。这是今天从王大宝眼前开过的第五艘船了，每一艘船都是这样。一些人往租界里搬，另一些人索性逃出上海。象他这样的穷人，没钱没房子，就该听天由命了。小轰不理睬王大宝的心情，被一种天真的好奇心驱使，他拉拉王大宝的衣角，指指那艘商船问：

“爸爸，船上那么多人，他们到哪里去的？”

“逃难的。”王大宝随口答道。

小轰生长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眼前发生着的千奇百怪的现象，在他小小的心灵上引起惊诧，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看到那些接连不断的人流，不晓得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儿去。

第二天就是有名的“八一三”。从这一天起，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八月十三日上午九点半钟，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沿着江湾路、军工路一线向中国守军进攻，枪声最先在横浜桥一带响起。王大宝九点钟以前就来到外滩摆摊。这时，每一道通向公共租界的马路上，都有工部局的巡捕和商团守着。打响以后，交通就断绝了。王大宝听见突然迸发的隆隆炮声，急忙收拾摊子回家，可是他已走不出租界地了。王大宝正在着急，没有想到在慌乱中碰到了刘阿福。刘阿福一把拉住王大宝，穿过几条曲折的小弄堂，又从一幢楼房后门的灶披间穿出

来，到达了河边，走不几步便看见王大宝家的艖船。沈爱贞带着小轰正站在船头焦虑地盼望呢，一见他们归来，喜出望外。恰好刘阿福也没有吃饭，他们就在一起吃了。吃罢饭，刘阿福趁沈爱贞进舱去收拾的当儿，神秘地悄声在王大宝耳边说：

“你这两天找我没找到，知道我到哪儿去了吗？”

“到哪儿去了？”王大宝好奇地问。

“我到闸北去了，帮我们的军队运给养——就是吃的东西，真有意思……”刘阿福眉飞色舞起来。

“我在外滩听人讲，这批军队就是那年打过东洋兵的十九路军，一定错不了！”

“大宝，码头上要成立战时服务团，给军队运炮弹送给养，送慰劳品。听说还有汽车，你跟我一道开汽车去好吗？你当我的下手。”

“这……”王大宝没有立刻回答，显然他有些犹豫。从他的心愿来讲，只要对打东洋兵有好处的事，他全肯干。只是有点担心沈爱贞和小轰，怕万一出点什么意外，他无法照应。

“你们在讲什么？”沈爱贞走出船舱，发现他们那副神秘的样子，笑着问。

“讲参加战时服务团，给军队运炮弹……”刘阿福坦率地答道。

“你是想拉大宝一道去吧？”

“嘿嘿……”刘阿福用眼角斜瞟沈爱贞一下，含糊地支吾着。

“我怕家里没个男人，万一……”王大宝说出自己的顾虑。

“你不在，真有事左邻右舍会帮忙的。再说，我一个人什

么事也对付得了！”沈爱贞的态度这么爽快热情，倒是刘阿福和王大宝都没有料到的。刘阿福从船板上站起来，玩笑地“叭”一声并拢两腿，朝她敬了个礼，高声说：

“我代表大宝向你致敬！”

沈爱贞被逗得“噗哧”笑出声来。

第二天，王大宝便跟着刘阿福到抗敌后援会报名参加战时服务团。服务团办事的人听说他们一个会开汽车，一个会修车胎，非常欢迎，下午就分配给他们一辆卡车。真是巧得很，他们被引到那辆卡车旁时，惊奇得几乎失声叫起来。这是一辆新油漆过的旧卡车，驾驶室外面的铁壳上，一边画着一只“长江牌”汽车胎，一边画着一双“飞燕牌”跑鞋。两面还有“抗战不忘用国货”的字样。车身上有一行蓝色的大字：“上海长江橡胶厂捐献”。卡车轮胎也是“长江牌”，倒是新的。

他们明白这是老板借此机会做广告，但想到装修这部卡车，有着赵自强和长江厂工人弟兄的心血，就决心好好保养车子，让它替前方多出力。

江海关的大钟沉重地敲过了午夜十二点，王大宝才从闸北送完弹药回到家。沈爱贞见王大宝高高兴兴回来，也欢喜不尽。替丈夫倒好洗脚水，她便兴奋地对大宝说：

“大宝，我也报名参加战时服务团了。”

“啊，你也要去送慰劳品？”王大宝感到意外。

“不，是替伤兵洗衣裳；下午有几个女学生来宣传，动员我们参加服务团，我头一个报的名。她们知道我原先做过工，就要我当洗衣队的小组长。”

王大宝开始还有些不放心，后来沈爱贞把她计划好的怎么安排家务，怎么把小姪托人看管一讲，王大宝放心了。从

此，夫妻二人都参加了支援抗战的工作。九月初，爱贞的妈妈和弟弟从浦东逃到女儿家来，家里有人料理了，他们越发安心在外边做事。

战线一天天扩大，王大宝和刘阿福运送物资的路线也一天比一天远了，他们有时去罗店，有时跑大场。白天敌人飞机猖獗，他们常常是晚上开车上前线，几天几夜不回家。

二 去 留 之 间

对全面抗战，上海的资本家尽管也热情地捐献了卡车和军鞋之类支援前线，他们的心情却不象王大宝、沈爱贞、刘阿福那么开朗，而是复杂万端的。

“虹桥事件”之后，孙敬煊就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近几年来，日本货倾销，他的工厂遭受到挤轧，东洋人在上海的横行跋扈，也使孙敬煊异常气愤。跟东洋鬼子拚一拚，孙敬煊同样有这个愿望。不过，他毕竟不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那偌大的家业，不能不引起他的忧虑。战争，就是毁灭。五年前的“一二八”，整个闸北毁于战火，至今记忆犹新。东洋鬼子侵略中国蓄谋已久，准备充分，又十分野蛮。一旦打起来，他的工厂难免不被毁掉。他一向认为经营好自己的工厂，便是他爱国的最大表现，因为只有民族工业发达了，才能国富民强。如果一场战火毁了他的工厂，他变成个穷光蛋，就什么也谈不上。出于这种考虑，孙敬煊又希望东洋人在看到中国民众抗日情绪高涨激昂时，能知难而退。这，既保持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又杀了东洋人的威风，他的工厂也可以免于浩劫了。

九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孙敬煊家里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一位是和孙敬煊早就认识、但平日很少交往的工商界头脑人物。另一个是他万想不到的素昧平生的东洋人。孙敬煊十分纳闷，他并没有跟这两个人有过约会啊！

那个工商界闻人忙向他介绍，同来的东洋人叫佐佐木，有点要紧事来拜望他。

事已至此，孙敬煊只好勉强应付一下了。东洋人彬彬有礼地迎上前来，首先朝孙敬煊伸出手。

“您先生太客气了。光临寒舍，不知有何见教？”孙敬煊心头虽不痛快，却也不愿意得罪东洋人。

“久仰大名，特来拜访。”东洋人圆滑地笑着答道。

“佐佐木先生，雅翁素以豁达闻名，您有什么话，不妨开诚布公地讲讲。”那位工商界的闻人带着暗示地笑着。

“孙总经理，我是受大日本三井洋行的委托。三井洋行打算在中国扩展业务，自然希望得到上海工商界朋友的合作。我晓得，孙总经理和三井洋行素无来往，这不要紧，现在开始建立某种必要的关系，也不算晚嘛！”东洋人说明来意后，翻起眼珠瞟着孙敬煊，脸上浮着含意颇深的微笑。

“抱歉得很，佐佐木先生想必也晓得，我们孙家办实业的宗旨，是发展民族工业，振兴国家。不仅先祖父和先父没有做过任何外国洋行的买办，我本人这几十年来也没有跟外国公司合作过。”孙敬煊冷漠地回答着，连看也不看东洋人一眼。

“你们中国有句成语：识时务者为俊杰。孙总经理，现在局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啊！”东洋人一脸奸笑。

孙敬煊暗暗一惊，莫非战局会有新的变化？看东洋人那个傲慢的样子，简直是以战胜者自居了。他又焦急又愤然，真想立时下逐客令。

“孙总经理，我今天来拜访您，只是要转达三井洋行董事会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无论战局怎么发展，希望您不要离开上海。孙家企业这么大，即便您不愿跟本公司合作，大日本方